

## 黑龙江省新闻简讯

###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茄子河区法院将非法开庭迫害 7 名法轮功学员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茄子河区法院，将于2月16日、17日，对法轮功学员张淑丽、赵娟、小关（女）、郭春玲、张广财、及张广财的妹妹、母亲7人非法开庭迫害。

###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大法弟子崔玉珠被绑架迫害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大法弟子崔玉珠，2023年2月8日，和一法轮功学员在阿城街里讲真相，之后被恶意举报，被四、五个警察绑架到会宁派出所。

到了派出所，警察对她们翻包、扣押身份证、搜身……之后，把她们分开。随后，有两人过来要“转化”崔玉珠，崔玉珠就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一看“转化”不了她，就走了。

大约晚上十一点左右，崔玉珠被叫到电脑前，警察问她得法的过程等，崔玉珠边说，那人边往电脑上录入。之后，那人打出几张单子，让她签字。崔玉珠说：“签啥？”那人说：“你从内心想说啥就写啥。”然后，崔玉珠就写：“真善忍是佛法，是来普度众生的。”最后签了名，按了手印。之后，他们让崔玉珠收拾东西，然后送她回家。但她的身份证被他们非法扣押了。◇

■法轮功学员从未损害他人的利益，从未侵害他人的权利，从未妨碍他人的自由，从未干涉他人的信仰，从未藐视他人的尊严，从未提出任何政治诉求，一贯坚持和平理性。法轮功何罪之有！

## 累遭劳教、监狱酷刑 哈尔滨市张春郁被迫害离世

【明慧网二零二三年二月十六日】（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张春郁结束了黑龙江女子监狱五年冤狱折磨，当时她瘦得皮包骨，牙齿快掉光。回家后五个月后，阿城区和平派出所所长关某某及和平街社区主任又骚扰迫害，致使张春郁被迫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二零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遭受身心重创的张春郁不幸离世，享年69岁。

### 在黑龙江女子监狱遭酷刑折磨

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张春郁被绑架，公检法暗箱作业，非法判张春郁五年，二零一八年四月十八日，张春郁被劫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

入狱后，张春郁遭黑龙江女子监狱的残酷折磨。监狱强迫她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逼迫她写所谓的悔过“三书”，企图毁掉她对法轮功的信仰。张春郁坚定对大法的信仰、拒绝所谓的“转化”。监狱指使狱警所谓“攻坚”，利用犯人，给犯人加分、减刑等好处，让那些丧心病狂的女犯包夹迫害张春郁，通过殴打、辱骂、精神折磨等手段，摧残折磨张春郁，限制她在监狱中的一切活动，吃饭、睡觉、上厕所，都有犯人包夹。

因为张春郁不“转化”，不写“五书”，遭到狱警和犯人的迫害。二零一八年九月二日，家属去见张春郁，看见张春郁哭了。后得知，张春郁遭刑事犯打骂，有四个刑事犯包夹张春郁，杨旭、鲍杰、郝丽群、于利等毒打她，扇嘴巴子迫害她。

张春郁遭残酷迫害后，出现牙齿松动、牙龈损坏等身体不良状况。有一次，张春郁上厕所，遇到一位法轮功学员，主动送给她一些手纸用，也被包夹抢夺下来，遭到

包夹一番辱骂，看看上面有没有写什么条子传递。

黑龙江女子监狱还采用了一个邪恶的手段迫害张春郁，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把她依次调到监狱所有的监区进行折磨迫害，每到一个监区，狱警就会指使那些女犯对她进行一番迫害，使她入狱以来，一直处于一种极其恐怖的状态，每天都在经受着身体与精神上的折磨。

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张春郁结束了五年的冤狱迫害，被放出时人已瘦得皮包骨，牙齿都快掉光了。

### 冤狱回家 又遭派出所、社区骚扰 被迫害离世

二零二二年七月末，张春郁回家仅五个月余，和平街社区主任给张春郁打电话，骗她去社区填保单，她说我不去，什么保险都不要。社区主任说你得配合我们来签字，我们好有个交代。张春郁拒绝。社区主任说你不来配合我们，我就得给你上报等。

二零二二年八月一日下午两点多钟，哈尔滨市阿城区和平派出所所长关某某及和平街社区主任不法人员，又给法轮功学员张春郁打电话并敲门骚扰，没有见面。

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张春郁被冤狱放出时，人已瘦得皮包骨，牙齿都快掉光了，身体虚弱。阿城区和平派出所所长关某某及和平街社区主任不法人员又骚扰迫害，张春郁为躲避迫害，被迫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归。

二零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遭受身心重创的张春郁不幸离世，年六十九岁。

### 历经两度劳教迫害 惨遭酷刑左眼失明

二零零一年三月五日，张春郁被非法劳教一年，不久（转下页）

(接上页)发往万家劳教所迫害。在万家劳教所,张春郁经历了残酷的迫害,被警察逼迫蹲“小号”二十多天,被吊、被打、被骂、罚站等。由于小号阴森潮湿,张春郁身上长满了疥疮,到处流脓淌水,奇痒难忍,昼夜无法睡眠,回家半年后,才得以康复。

万家劳教所为了阻止家属接见,规定家属要想接见,必须嘴里骂法轮功师父、骂大法,脚下踩着大法师父的法像,在谤师谤法的条款上签字,才让见面,否则就不让见面。这样一来,使很多明白真相的家属,因此长期见不到亲人。也使警察的恶行因不能及时曝光而更加肆无忌惮。二零零一年的十月,张春郁回到家中。

二零零二年二月的一天,张春郁正在和同学聚会,阿城区胜利派出所的四个警察,当着张春郁同学的面,把张春郁绑架到胜利派出所,并用手铐将张春郁铐在暖气管子上一夜,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不让吃饭。

第二天早上,张春郁趁上厕所之机,逃脱至大门口,结果被警察发现,一帮警察追上张春郁,并将张春郁打倒在地,拖到派出所的二楼。一个警察欲行恶之时,张春郁的丈夫赶到了,警察才住手。

随后胜利派出所的警察将张春郁绑架到阿城第二看守所关押。不久,张春郁被阿城区公安局奚景龙签字非法劳教三年,于二零零二年三月八日,再次将张春郁投入哈尔滨万家劳教所。

对于一个在法轮功中受益的人,这种精神折磨简直是生不如死。几乎每天都有人因不宣誓、不骂法轮功而被拖到禁闭室用刑,禁闭室经常传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有两次,在霍队长的指使下,张春郁遭多名警察毒打、“上大挂”,从这屋拽到另一屋。

还有一次,队长郭秋丽领着打手警察刘白冰和秋阳给张春郁“上大挂”,将张春郁的双手倒背,用绳子拴住,吊挂在铁管子上,一挂就是半天。



有一次,张春郁被绑架到监控室坐铁椅子,一坐七天八宿,警察把张春郁双手反背抬到最高后,绑在铁椅子上,用绳子勒得胳膊几乎不过血,整夜不让合眼。狱警一个半小时换一次岗,专人监控。如发现闭眼,马上揪着头发往后拽,还连踢带打,一整夜不准方便。

有两次,张春郁明确表示不放弃信仰,五、六个警察对张春郁大打出手,致使张春郁两次昏倒在地,最残忍的是,在昏迷的状态下,还被长时间“上大挂”,而且还戴着手铐上大挂,痛苦万分。

半夜时分,警察将张春郁带到女警察宿舍“上大挂”,一个警察看着,其余警察都睡觉,警察警告张春郁不许动,动一动就说影响她们睡觉了,她们就开始打张春郁。女警刘白冰薅着张春郁的头发,将她的头猛地往铁柜上撞,当时张春郁眼冒金花,额头撞出一鸡蛋大的青包,接着刘白冰照张春郁后心又是一拳,当时张春郁就昏倒、鼻口出血。警察秋阳奸笑着乘机连抓带挠地抓张春郁的脸,导致脸部抓痕。张春郁被打得鼻青眼肿,眼睛肿的都睁不开了,就在这么凄惨的情况下,还给张春郁上大挂一宿,肩膀已失去知觉。

这期间,劳教所来过所谓“帮教团”、“检查团”,劳教所为掩盖罪恶,不让张春郁露面,把她关进储藏室。储藏室是劳教所储藏物品的地方,无人居住。警察为了不让人看到被毒打的真相,就在储藏室放了一把铁椅子和一张床,派专人看着,张春郁在铁椅子上,帮教睡在床上。在那里一关就是半个多月,直到张春郁脸部的伤消失后,又被送到集训队迫害。

集训队气氛更加阴森,每天都是男警察监管,这些男警察可随意

用刑。命令早晚必背监规,必须抄写“决裂书”,否则会拉出任意打骂、用刑。

一次,张春郁看经文,被徐凤平发现并举报,立即被十来个男女警察围住,将张春郁拽到女狱警宿舍(专门给法轮功学员用刑的房间),把她按在铁椅子上,双手反背过去后,再戴上铁铐子,两个凶相十足的男警察赵余庆和姚福昌一边站一个,手拿一根大电棍,同时往张春郁的脸上、嘴上、脖子上、手上,凡是露肉的地方上同时猛电,电棍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电棍所到之处,皮肉呈溃烂状,散发出烧焦的味儿。

由于长期不让睡觉,张春郁一下子晕厥过去,昏倒在地,手铐被拽开,手背上卡出血,就这样,还在铁椅子上坐一宿,还不让上厕所,监管张春郁的刑事犯背着警察,用塑料袋接一次尿。张春郁怕给她找麻烦,就不吃也不喝了。此时,张春郁已伤痕累累,惨不忍睹,监管张春郁的刑事犯整天扭着头,不敢看她。

### 一家三口被迫害家破人亡

张春郁几次被非法关押、两次被非法劳教,被迫害伤痕累累,左眼失明。这场迫害给张春郁及家人造成的精神打击更是无法言表。儿子、丈夫提心吊胆、担惊受怕,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就这样,儿子和丈夫先后被惊吓出心脏病,儿子于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离世,丈夫于二零一七年二月十六日突然离世。

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她丈夫刚刚去世九天,张春郁还沉浸在对丈夫的追悼之中,又被阿城区公安局、国保大队及哈尔滨市一帮警察绑架、关押、抄家,历经黑龙江省女子劳教所五年冤狱,无法再承受中共警察的骚扰、摧残,不幸于二零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离世。

张春郁,一个心地善良的良家妇女,一个信仰真善忍做好人的好公民,就因为不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遭受七次非法关押迫害,被中共迫害致家破人亡。(节选)◇